

上 海 三 联 文 库

Shuo Bu Ke Shuo Zhi Shen Mi

说不可说之 神秘

著者 ■ 孙周兴



上海三联文库

上海三联书

说不可说之 神秘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

孙周兴 ■ 著

(沪)新登字 117 号

特约编辑 何 弦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封面设计 桑吉芳

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 孙周兴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4 字数: 280,000
印数: 1—5000(精 200)

ISBN 7-5426-0796-0/B·64

定价: 14.80 元

序

海德格尔是 20 世纪闪耀不尽之一杰。他远溯至柏拉图以前希腊，近揭示哲学的终结与形而上学之转向；他指明道上尼采与马克思之相逢，并融汇老庄大道之无为而无不为。古今中外人类思潮源流无尽，哑然在望。

此作跻身于举世文士涉猎之列，更启同宗后学追逐之用，诚焉壮哉，是为序。

熊伟

1993. 12. 20 于北京

前 言

本书深入追踪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特别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作了一种类似于“体系化”的清理和重构,借此来澄清海德格尔的思想主题——“语言与存在”,并揭示海氏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想努力的深层意蕴。

本书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着眼于思想“转向”问题,本书对前期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作了批判性讨论(第一章)。作者认为,前期海氏的基本存在论还不足以构成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反叛。凭借与世界源始合一的“此在”,基本存在论不但反不了形而上学的“主体”,而且自身还有沦为“彻底的唯一论”的危险;从此在的“虚无结构”(时间性)出发来破解“超越”之谜,仍难免失足于形而上学的泥潭。基本存在论依然囿于“现代主义”哲学范畴内,停留在主体哲学的“后唯心主义阶段”。就语言问题而言,前期海氏提出一种生存论存在论的语言观,固然有着明显的反逻辑主义的思想倾向,但从中也还透露出其前期思想的内在局限性。

二、本书第二章专题论述了海德格尔的早期希腊之思以及海氏的“存在历史”观。作者认为,“转向”中的海德格尔先行“返回步伐”,即返回到早期希腊思想。海氏借此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存在历史”观,在他看来,早期希腊思想乃是“存在历史”的“第一开端”,之后就是思想隐失的形而上学时代;而形而上学在现

时代已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思想的“另一开端”正在启发之中。根本的“转向”乃是“存在历史”的“转向”。“转向”实即“返回”。在思想之“开端”处才有原初的存在之思——阿那克西曼德的“用”(Chreon)、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和巴门尼德的“命运”(Moira)等。开端性的存在思想借“基本词语”道出自身——“涌现”(Physis)、“解蔽”(Aletheia)和“聚集”(Logos)等。在此“返回步伐”中,海德格尔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词源学语言分析方法,并初步构成了其“语言—存在”思想的大体轮廓。

三、本书根据思想的实情,大体上把海德格尔 30—40 年代关于艺术和诗的沉思归纳为 Aletheia 之论(第三章),把海德格尔 50 年代关于物和词的思考归纳为 Logos 之论(第四章)。作者认为,海德格尔是借 Aletheia(解蔽)和 Logos(聚集)来思存在本身的“显—隐”或“澄明—遮蔽”之两重性。Aletheia 和 Logos 标征着存在本身的一体运作,但两者各有所重, Aletheia 重于“隐→显”,Logos 重于“显→隐”。海氏之论诗和艺术,实即思存在之真理的发生,思由隐入显的“解蔽”,而诗(艺术)就是一种开端性的“解蔽”。海氏之论物与词,实即思存在本身的“聚集”(隐、合),思“一切是一”。海氏的 Aletheia 之思和 Logos 之思充分突出了“语言”主题,存在之“显—隐”二重性也是语言之“显—隐”两重性。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既是 Aletheia 即“解蔽”之发生,又是 Logos 即“遮蔽”(聚集)之运作。

四、本书第五章对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中心词语 Ereignis(大道)和 Sage(道说)作了尝试性的译解和专门的讨论,借此挑明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的目标和宗旨。本文认为,“大道”是后期海氏超越形而上学及其概念方式的运思努力的集中体现。“大道”的非形而上学特性在于:“大道”高于“有”、“无”,集 Aletheia 和 Logos 于一体;“大道”是不可说的神秘的“隐匿”,是一个非

中心的“遮蔽中心”；“大道”居有人，人在“大道”中应合“道说”。而所谓“道说”，乃是海德格尔在非形而上学意义上所思的语言，它是“大道”的运行和展开，是寂然无声的神秘的“大音”。人应合于“道说”才有“人言”。本真的“人言”有两种方式——诗与思。诗是解蔽、创造，思是聚集、保护，两者分别应合于“道说”（“大道之说”）的“两重性”，亦即“Aletheia—Logos”之“两重性”。

五、通过具体的论证研究，本书力图指明，后期海德格尔的“大道”明显有着汉语思想中的“道”的一些烙印。汉语的“道”、“道说”和“道路”等含义被海德格尔采纳在 Ereignis 中了。“大道”即“道说”（Sage），即“道路”（Weg）。作者认为，海德格尔在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艰苦努力中，体会到了东方思想的一些魅力，但并不见得就乞灵于东方思想了；毋宁说，海氏的思想已经超越“种族中心主义”，在“语言—思想”的维面上开启出一道世界性的眼光。

六、本书对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系统的探讨，揭示出海氏的神秘的语言之思的底蕴及其思想渊源。本书认为，“两重性”或“亲密的区分”乃是后期海氏思想的奥秘所在。“解蔽—聚集”，“澄明—遮蔽”，“在场—不在场”，“人言—道说”，“可说—不可说”，都表现为一种神秘的“二重性”（Zwiefalt）。“两重性”实即“大道”（存在）本身，也是“道说”（语言）本身。人归属于“两重性”，应合于“二重性”。“诗”和“思”在神秘的“两重性”界面上实现着“道说—人言”即“不可说—可说”的“生成转换”。因此，“二重性”就是语言发生之源。而诗人和思者的天命，即在于突入这一“二重性”的转换界面：说不可说之神秘。

说不可说之神秘——此乃后期海德格尔的玄奥运思的宏要义，亦表征着海德格尔重解人类语言（文化）生成之谜的不努力。

目 录

序	熊 伟
前言	1
引论 思想与道路	1
第一章 前期基本存在论	7
第一节 “有—无”之辨	8
第二节 此在与主体形而上学批判	19
第三节 时间地平线上的超越之问	33
第四节 反逻辑主义的生存论语言观	47
第五节 思想道路的转向	59
第二章 探源：早期希腊之思	74
第一节 返回思想的开端	75
第二节 “存在”一词的语言学探讨	88
第三节 “存在历史”之探源	101
第四节 早期希腊思想家	118
第五节 语言的源始	135
第三章 解蔽(Aletheia): 艺术·诗	152

第一节	真理的本质·····	153
第二节	艺术与真理·····	164
第三节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	185
第四节	荷尔德林的自然和神圣·····	195
第五节	贫困时代的诗人里尔克·····	206
第六节	解蔽与语言·····	216
第四章	聚集(Logos):物·词 ·····	229
第一节	物——聚集方式·····	230
第二节	亲密的区分:物与世界·····	244
第三节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254
第四节	逻各斯与语言·····	268
第五章	大道(Ereignis)之说 ·····	278
第一节	关于 Ereignis 之翻译·····	279
第二节	从存在到大道·····	288
第三节	大道:解蔽与聚集·····	294
第四节	道说(Sage)之为语言·····	304
第五节	诗与思·····	318
结语	说不可说之神秘 ·····	338
参考文献 ·····		356
主要人名和术语对照 ·····		367
后记 ·····		372

Contents

Preface	Xiong Wei
Preface	1
Introduction: Thinking and Way	1
Chapter One: Foundmental Ontology of Pre—Heidegger ...	
.....	7
1. On "Being—Nothing"	8
2. Being—There and Critique of Metaphysics of Subject	
.....	19
3. Question of Transcendence on Time—Horizont	
.....	33
4. Anti—logical and Existential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47
5. The Turn of the Way of Thinking	59
Chapter Two: Thinking of the Early Greek	74
1.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inking	75
2.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Word "Being"	88
3. Origin of the "Being—History"	101
4. The Thinker of Early Greek	118
5. Origin of the Language	135

Chapter Three: Aletheia——Truth, Art, Poetry	152
1. The Essence of Truth	153
2. Art and Truth	164
3. Hoelderlin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	185
4. Hoelderlin's Nature and Holy	195
5. Rilke: Poet in a Destitute Time	206
6. Aletheia and Language	216
Chapter Four: Logos——Word, Thing	229
1. The Thing——Assembling	230
2. intimate Difference: Thing—World	244
3. Where word breaks off no thing may be	254
4. Logos and Language	268
Chapter Five: The Saying of Ereignis	278
1.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Ereignis"	279
2. From Being to Ereignis	288
3. Ereignis: Aletheia and Logos	294
4. The Saying as Language	304
5. Poeting and Thinking	318
Conclusion: Saying of unsayable Mystery	338
Bibliography	356
Index of Names and Subjects	367
Epilogue	372

引论 思想与道路

在去世前的一些日子里,海德格尔拟为他的全集写一个前言。但这个前言未做成,仅留下几页草稿。在草稿的扉页上,海德格尔对自己的毕生思想下了这样一个“判词”:“道路——而非著作”(Wege——nicht Werke)。草稿中还有一段文字是对这个“判词”的解释:

全集将以不同方式显示出,在对多义的存在问题所作的变动不居的追问的道路之野上的一种行进(Unterwegs)。全集当藉此指引人们去接纳问题,参与追问,从而首要地是作探询式的追问。作探询式的追问——此即实行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返回到隐匿面前;返回而入于命名着的道说(“返回”乃思想道路的特性,而非时间—历史学上的。)

事关宏旨的乃是唤起关于思之事情的问题的争辩(思乃是与作为在场的存在的关联;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noein(觉悟),logos(逻各斯));关键不在于传布作者意见,描画作者立场,或把作者观点编排入其他种种历史上可固定的哲学观点的行列中去。凡此种种把戏果然唾手可得,尤其在今日之信息时代,然而对准备有所探询地通达思之事情,却全无裨益。^①

“道路——而非著作”。我们必得细心倾听思想家的这一最后的声音。思想不是“成品”，不是“学究的事体”。著书立说，传一衣钵，这不是海德格尔的意思。发动思潮，引为领袖，俨然精英派头，这也不是海德格尔所图所为。对思之事情来说，重要的是“道路”。“有待思的东西的伟大处是太伟大了”。要上路，要“在途中”。而“在途中”的思想家的思想就是道路。

“道路”这个形象在海德格尔那里居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的一些著作的题目就往往冠有“道路”（途、道、路）一词，诸如《林中路》、《走向语言之途》、《路标》、《田间小路》等。而在海德格尔思想的道说中，“道路”也是频频出现的一个词语。这个事实决不是无关痛痒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思之事情”中的。

“思想一道路”，这在海德格尔那里大致有两层意思：

- 一、思想是在一条道路上的行进，是“在途中”；
- 二、“思之事情”本身就是“道路”。

在此我们有必要摆明这两点。

思想是一条道路。在残篇《存在与时间》结束处，海德格尔说，必须寻获一条走向存在之意义问题的道路，至于这条道路是否正确，那要待上路之后才能够断定。二十年之后，海氏蓦然回首，看到自己仍“在途中”：“让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如既往地漫游在通向存在之邻的道路上”。^②

在通向存在之邻的道路上，《存在与时间》是一块无法跨越的里程碑。海德格尔说：“或许《存在与时间》这个标题是这样一条道路上的路标”。^③凡海氏后来的所有的思想探索，都应该被视为迈向存在之邻的道路上的步骤。海氏把收有1920年至1961年间所作的十四篇重要论文的文集起名为《路标》，即着意于此。而用海德格尔所挚爱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讲，就是：

因为,你如何开始
就将如何保持

思想的道路有何特性?海德格尔说:思想实行的是“返回步伐”。“返回”乃思想道路的特性。“思想中特有的东西就是道路。而且思想道路于自身中隐含着神秘莫测的东西。我们可以向前和向后踏上思想道路。甚至返回的道路才把我们引向前方”。^④我们急促地前行,企求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它看到它时,它总是与我们保持着疏远。于是,“前行”反倒把我们带回,“返回”才让我们前行。这正是思想的道路的秘密了:“向前的道路同时就是返回的道路”。

道路的“返回”特性标示着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连续性”或“可回溯性”。据此,我们就必须在“一条道路”的意义上来观解海氏的前、后期思想以及所谓思想“转向”问题。“转向”不是中断。“转向”的道路也就是“返回”的道路。甚至,“转向”本身就是“返回”。

“转向”和“返回”更有深义。“转向”何方?“返回”何处?海德格尔说,“转向”“有待思的东西”,“返回”到“隐匿”面前。这就是要回到欧洲—西方的思想道路的自行隐匿的“开端”(Anfang)那里,回到早期希腊思想那里。

海德格尔为我们描绘了西方“存在历史”的图景:

早期希腊思想是“第一个开端”;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兴起的形而上学哲学乃是“开端之隐失”,即“存在之被遗忘状态”,是没有思想的时代;而现时代,我们正处于向“另一个开端”的转向之中,那就是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重兴。

因此,我们更要在“存在历史”的意义上来领会“转向”和“返回”。“转向”不只是海德格尔个人思想的“转向”,而是西方“存在

历史”的转向。根本的“返回”乃是返回到早期希腊的“第一开端”，只有这种“返回”才是“前行”——向着“另一开端”的“前行”。海德格尔自识，他自己的思想努力，无非是对那个总是愈来愈幽远的自身隐匿的开端的一种微弱回响。也许，海氏还会说：正是这种微弱回响启示着思想的希望，连同伟大诗人荷尔德林的预言，乃是“另一个开端”的征兆。

这是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更是欧洲—西方的思想道路。海氏在西方的思想道路的“途中”；西方思想在海氏的思想道路的“途中”。

进一步，我们认为，“思想一道路”还有第二层意思：“思之事情”就是“道路”。

这一层意思除了与上面所说的第一层意思的联系之外，还与后期海德格尔对汉语思想（特别是对老子之“道”）的了解有关。海氏显然对汉语中的“道”一词的语义丰富性和汉语思想中的“道”的宏大内涵多有体会。他曾经指出，老子的“道”根本上就是“道路”，并且说“一切是道路（Alles ist Weg）”。^③海氏表示不能同意一般对老子之“道”的德文翻译，指出：不能把“道”译作理性、精神、意义、逻辑等。按他的意见，用德文的“道路”（Weg）一词来译“道”才是最适切的。

“一切是道路”。这话令我们想起海德格尔常常引论的早期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切是一”。据海氏的解释，“一切是一”的“一”（en）就是“逻各斯”（Logos）意义上的“存在”。由此反观，“一切是道路”就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了。“道路”就是“一”，就是“逻各斯”意义上的“存在”。

只不过思到这个份上，海德格尔的思已经力求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方式和概念词语，已经不想用“存在”这个形而上学的范畴来标示“思之事情”了。在 30 年代以后，公开地是在 50

年代,海德格尔思得了一个非形而上学的怪异词语——“大道”(Ereignis)。海氏明确地把希腊的“逻各斯”,中国的“道”和他所思的“太道”三者并举。他还把这个“大道”称为“开路者”,说“大道”的展开就是“开辟道路”。^①

显然,正如在“一切是一”中蕴含着“逻各斯”的秘密,在“一切是道路”中,蕴含着海德格尔所思的“大道”的秘密。“大道”是“开路者”。“大道”的“开路”就是“道说”意义上的语言。“大道”(Ereignis)、“道路”(Weg)和“道说”(Sage)三者合而为一,就是“思之事情”。还是老子来得干脆,大而化之曰:“道”。

一切是道路。思想家在道路中。我们旁的人也许首先只有用心踏上思想家的“道路”,倾听思想家的“道说”,应了思想家的“启示”,去摸索思想本身的“道路”,聆听“事情本身”的“道说”,后才能找到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道路”,成就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道说”。彷徨歧路也罢,误入迷途也罢,最要紧的是“上路”,是“在途中”,在思想的“林中路”上——

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林业工人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②

注释:

①引自海德格尔全集编委会印制的目录说明。

②海德格尔:《路标》,第341页。

③海德格尔:《林中路》,第207页。

④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第 99 页。

⑤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第 198 页。参看本文第五章第一节。

⑥参看本文第五章。

⑦海德格尔：《林中路》，扉页题词。参照熊伟先生的译文，有改动。